

曾文正公家書

足本
曾文正公家書



陶樂勤序

在這物質文明，人慾橫流時代，說那節儉窒慾的話，動遭目爲迂論。但細察恣情縱慾者，受着左支右絀的痛苦，比那陋巷中簞食瓢飲的堪憂，實在利害得多。因爲物質的產生有限，人慾則孳生無窮。就在公產制度下面，原則雖『各取所需』，但也受『自然』所束縛，斷不容人們可以取之不竭。況在私有制度下面，人們所得酬報，不特不能與他們服務相等，且因資產階級取去其餘價值，酬報遠在服務的數量之下麼？我們在這情勢中生活，除一方面設法取得與服務相當的酬報外，一方面萬不可不問來源之可得與否，任意縱慾，以致物質不足，仰屋而嗟，自受苦楚。

現在的學生——中學以上的學生——多在恐慌中過生活。他們普通的恐慌，就我所知的，是：（一）沒錢讀書。（二）畢業以後，無事可做；得到事做的，嫌錢不夠用。其實人慾無限的擴充起來，每月五十塊錢不夠用的，即有了一百塊，仍是不夠用；就是有了一千塊，一定也是不夠用。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爲他在五十塊錢一月進款時候，譬如他的往來，是雇人力車的。到了一百塊進款的時候，他就要自備包車；到了一千塊時，那末定要坐汽車了。此外居處飲食，一定也要舒服體面，那末支出一定比五十塊一月的進款時，加上多少倍了。總而言之，我可說這種人們，是到處要覺得生活不安的。

讀書本是增加智識，改善生活的一種手段。生活改善的現象，是分兩種：一是精神的，一是物質的。精神的生活改善，未必須仗物質；而物質的生活改善，倘沒有精神的助力，一定沒

有成功。但現在的學生，誤認讀書是，博取物質的工具：以為畢業非大學，不足以博百元以外的收入，不足以改善生活。而中學以上大學以下的學生，一從事職業，就把讀書拋棄——大學畢業，恐也多如此。否則情願放棄職業，到處求憐，欲叩大學之門，夢想簡接得由大學畢業，以博百元以外的收入，改善他物質的生活。至於大學畢業生，尤多自負不凡，慾餒萬丈，非二百元進款之事不就。長此下去，讀書者苟不正讀書的目的，恐教育普及之日，教育程度愈高之日，即人民全為遊手好閒者之日。

余的人生觀，就是服務的能力，須仗讀書增加，而讀書的終極目的，並不是要增加物質的消費量；換句話說，並不是增加收入。讀書不必入學校——指文字已通者言——業務餘暇，儘可增加智識，且必須增加智識。我有句做人的態度話，就是：『無事讀書，有事做事。』只要是一件在社會生活上有益的事，不論進款多少，均須去做。萬不可嫌進款少而不做，以增加親友的負擔，成為社會的寄生物。

曾滌生先生的政治行動，因時代的關係，他的是非，未便妄斷。但是他的做人言行，在現在，除忠君一項外，處處似都可做我們的準則。他雖在軍事忙碌，也不停閱讀寫作；於物質的消費，在在認為過奢；對於家中子弟，終以耕讀為言。他的言行結晶，至少可以說是日記及家書家訓；最堪做學生參攷的，在我看來，尤其是日記。不特這樣，就是他的文字，也很通俗，可說是語體文的模範了。

十二年秋崑山陶樂勤序於海上。

曾國藩家書卷一

崑山陶樂勤點校

致父母

(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)

去年十二月十六日，男在漢口寄家信，付湘潭人和紙行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後於念一日在漢口開車，二人共僱二把手小車六輛，男占三輛半。行三百餘里，至河南八里汭度歲。正月初二日開車，初七日至周家口，即換大車。僱三道篷車二輛，每套錢十五千文；男占四套，朱占二套。初九日開車，十二至河南省城拜客。耽擱四天，獲百餘金。十六日起行，即於是日三更，趁風平波靜，徑渡黃河，念八日到京。一路清吉平安，天氣亦好，惟過年二天微雪耳！到京在長郡會館卸車。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橫街千佛庵。屋四間，每月賃錢四千元，與梅陳二人居址甚近。三人聯會，間日一課；每課一賦一詩謄真。初八是湯中堂老師大課，題「智若禹之行水」賦，以「一行所無事智大矣！」爲韻，詩題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，得吹字」。三月尙有大課一次。同年未到者，不過一二人；梅陳二人，皆正月始到。岱雲江南山東之行，無甚佳處。到京除償債外，不過存二三百金；又有八口之家。男路上用去百金。刻下光景頗好。接家眷之說，鄭小珊現無信。伊若允諾，似儘妥妙；如其不可，則另圖善計，或緩一二年亦可，因兒子太小故也！家中諸事都不瞋念，惟諸弟讀書，不知有進境否？須將所作文字詩賦，寄一二首來京，丹閣叔大作，亦望寄示。男在京一切謹慎，家中儘可放心。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溘逝。是

日男在何家早飯，並未聞其大病；不數刻而凶訊至矣！其次子何子毅，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。自前年出京後，同鄉相繼歿逝者，夏一卿、李高衢、楊寶筠三主事，熊子謙、謝訥菴及何氏父子，凡七人。光景爲之一大變。男現慎保身體，自奉頗厚。季仙九師，陞正詹，放浙江學政，初十日出京，廖鈺夫師陞尙書，吳甄甫師任福建巡撫，朱師徐師靈視，並已回南矣！詹有乾家墨到京，竟不可用，以膠太重也！擬仍付回，或退或用隨便。接家眷事，三月又有信回家中。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，堂上各老人須一分鈔，以煩瑣爲貴。

致祖父

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）

四月十一日，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；十六日摺弁又到。孫男等平安如常；孫婦亦起居維慎；曾孫數日內添吃粥一頓，因母乳日少，飯食難喂，每日兩飯一粥。今年散館，湖南三人皆留，全單內共留五十二人，僅三人改部屬，三人改知縣。翰林衙門，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，可謂極盛！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，奉上諭派親王三人，郡王一人，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尚書，會同審訊，現未定案。梅霖生同年，因去歲咳嗽未愈；日內頗患咯血。同鄉各京官宅宅皆如故。澄侯弟三月初四在縣城發信，已經收到；正月廿五信，至今未接。蘭姊以何時分娩？是男是女？伏望下次示知。楚善八叔事，不知去冬是何光景？如絕無解危之處，則二伯祖母，將窮迫難堪；竟希公之後人，將見笑於鄉里矣！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，不知有補益否？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。如能救焚拯溺，何難嘯枯回生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，救難濟急；孫所知者，已難指數。如廖品一之孤，上蓮叔之妻，彭定五之子，福益叔祖之母，及小羅巷樟樹堂各庵，皆代爲籌畫，曲如矜恤。凡他人所束手無策，計無復之者，得祖父善爲調停，

旋乾轉坤，無不立即解危，而况楚善八叔，同胞之親，萬難之時乎？孫因念及家事，四千里外杳無消息，不知同堂諸叔目前光景。又念家中此時亦甚艱窘，輒敢冒昧曉舌，伏求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。楚善叔事，如有設法之處，望詳細寄信來京。茲逢摺便，敬稟一二。

致父

（五月十八日）

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，嗣後共接家信五封。十五日接四弟在漣濱所發信，係第二號，始知正月信已失矣！念二日接父親在甘里鋪發信。四月念八已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！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。五月十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，內有四弟信，六弟文章五首。藉悉祖父母大人康強，家中老幼平安，諸弟讀書發奮；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，自京至省，僅三十餘日，真極神速。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；四月十一發六號；十七發七號，不知家中均收到否？邇際男身體如常，每夜早眠，起亦漸早；惟不耐久思，思多則頭昏，故常冥心於無用，優游涵養，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。九弟功課有常，禮記九本已點完，鑑已看至三國。詩文精萃。詩文各已讀半本。詩略進功，文章未進功。男亦不求速效，觀其領悟，已有心得，大約手不從心耳！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，不須扶持，尙未能言；無乳可食，每日一粥兩飯；家婦身體亦好，已有夢熊之喜。婢僕皆如故。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，係前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。同鄉六人，得四庶常兩知縣。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付回，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。同鄉京官如故。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；梅霖生病勢沈重，深爲可慮；黎樾喬老前輩處，父親未去辭行，男已道達此意。廣東之事，四月十八得捷音，茲將抄報付回。男等在京，自知謹慎，堂上各老人不必罣懷。家中事，蘭姊去年生育，是男是女？楚善事如何成就？伏望示知。

致祖父（六月初七日）

五月十八日，孫在京發第八號家信，內有六弟文二篇；廣東事抄報一紙；本年殿試朝考單一紙；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；絹寫格言一幅；孫國荃寄呈文四篇；詩十首，字一紙；呈堂上稟三紙；寄四弟信一封，不審已收到否？六月初五日，接家信一封，係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發，得悉一切，不勝欣慰。孫園藩日內身體平安。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，服藥一帖，次日即愈；初三日復患腹瀉，服藥三帖即愈。曾孫甲三，於廿三日腹瀉不止，比請鄭小珊診治，次日添請吳竹如，皆云「係脾虛而兼受暑氣」，三日內服藥六帖，亦無大效；廿六日，添請本京王醫，專服涼藥，漸次平復；初一兩日未吃藥；刻下病已全好，惟脾元尚虧，體尚未復。孫等自知細心調理，觀其行走如常，飲食如常，不吃藥即可復體，堂上不必聖念。家孫婦身體亦好。婢僕如舊。同鄉梅霖生病，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，十八日上牀，廿五日子時仙逝。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。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，係陳岱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；戊戌同年賻儀共五百兩。吳甄甫夫子進京，賻贈百兩。將來一概，共可張羅千餘金。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，不過用四五百金，其餘尚可周恤遺孤。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，諸事殷繁，荃孫亦未得讀書。六弟前寄文來京，尚有三篇，孫未暇改。廣東事已成功，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。將上諭鈔回前半節；其後半戴陞官人名，未及全鈔。昨接家信，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，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。八叔之家稍安，而我家更窘迫，不知祖父如何調停？去冬今年如何設法？望於家信內詳示。孫等在京，別無生計，大約冬初即須借賬，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，不勝愧悚。吳春岡分發浙江，告假由江南回家，七月初起程。餘容續稟。

致祖父 (六月廿九日)

六月初六日，發家信第九號。廿九日早。接丹閣十叔信，係正月廿八日發，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，三月已全愈，至今康健如常，家中老幼均吉，不勝欣幸。四弟於五月初九，寄信物於彭由岷處，至今尚未到，大約七月可到，丹閣叔信內，言去年楚善叔田，業賣與我家承管，其中曲折甚多。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，其實祇三百千；外四十千，係丹閣叔兄弟代出。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，勉強代楚善叔解危，將來受累不淺。故所代出之四十千，自去冬至今。不敢向我家明言。不特不敢明告祖父，即父親叔父之前，渠亦不敢直說。蓋事前說出，則事必不成；不成，則楚善叔逼迫無路，二伯祖母奉養必闕，而本房日見凋敗，終無安靜之日矣！事後說出，則我家既受其累，又受其欺，祖父大人必怒，渠更無辭可對，無地自容，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，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，轉稟告祖父大人。現在家中艱難，渠所代出之四十千，想無錢可以付渠。八月心齋兄南旋，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，付回家中，歸楚此項，大約須臘底可到；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。孫此刻在京，光景漸窘。然當京官者，大半皆東扯西支，從無充裕之時，亦從無凍餓之時，家中不必繫懷。孫現經管長郡會館事；公項存件，亦已無幾，孫日內身體如恆，九弟亦好。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，至今雖全愈，然十分之中，尙有一二分未盡復舊；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，泡凍米吃二次。乳已全無，而伊亦要吃，據醫云：『此等乳最不養人。』因其夜哭甚，不能遽斷乳，從前發熱煩躁，夜臥不安，食物不化，及一切諸患，此時皆已去盡；日日嬉笑好吃，現在尙服健脾之藥；大約再服四五帖，本體全復，即可不藥。孫婦亦感冒三天，鄭小珊云：『服薄藥後，須略吃安胎藥。』目下亦健爽如常。甲三

病時，孫婦曾於五月廿五日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；求病愈了，今年酬願，又言：『西冲有壽佛神像，祖母曾叩許裝修，亦係爲甲三而許。』亦求病愈，今年酬願。梅霖生身後事，辦理頗如意；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。同鄉各官如常。家中若有信來，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。

致父（八月初三日）

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，知家中已經收到。六月初七發第九號，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，國荃寄四弟信一件；七月初二發第十號，內有黃芽白菜子，不知俱已收到否；男等接得父親歸途三次信；一係河間廿里鋪發，一汴梁城等，一武昌發；又長沙發信亦收到。六月廿九接丹閣叔信。七月初九彭山杞到京，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一部，慎詒堂四書周易各一部，小皮箱三口，有布套龍鬚草蓆一牀，信一件，又叔父手書，得悉一切：譜已修好，楚善叔事已有成局，彭山杞處兌錢四十千文；外楚善叔信一件，岳父信一件。七月廿七日，接到家信二件：一係五月十五在家寫，一係六月廿七在省寫。外歐陽牧雲信一，曾香海信一，心齋家信二，荆七信一，俱收到。彭山杞進京，道上爲雨泥所苦，又值黃河水漲，渡河時大費力，行李衣服皆濕；惟男所寄書，渠收貯箱內，全無潮損，真可感也！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。渠於初九晚到，男於十三日請酒；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。渠於十八日賃往黑市，離城十八里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；男必去送。男在京身體平安；國荃亦如常。男婦於六月廿三日感冒，服藥數帖全愈；又服安胎藥數帖。孫紀澤自病全愈後，又服補劑十餘帖，目下體已復元，每日行走歡呼；雖不能言，已無所不知，食粥一大碗，不容零物。僕婢皆如常。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，其人

蠢而負恩；蕭祥已跟別人，男見其老成，加錢呼之復來。男目下光景漸窘，恰有俸銀接續；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。今年尚可勉強支持，至明年則更難籌畫。借錢之難，京城與家鄉相仿，但不勒逼強逼耳！前次寄信回家，言添梓坪借項內，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，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。近因完彭山峴項，又移徙房屋，用錢日多，恐難再付銀回家。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，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；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，取吉日也！棉花六條胡同之屋，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，且言重慶下者，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，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。每月大錢十千，收拾又須十餘千。心齋借男銀已全楚。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，又有各項出息；渠言尚須借銀出京，不知信否？廣東事前已平息，近又傳聞異辭。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；楊芳已告病回湖南。七月間，又奉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。八月初一日，又奉旨派王明往天津，哈嘜阿往山海關。黃河於六月十四日開口，汴梁四面水圍，幸不淹城。七月十六日奉旨派王鼎慧成往河南查辦。現聞泛溢千里，恐其灌注洪澤湖；又聞將開捐名豫工例，辦河南工程也！男已七月留鬚。楚善叔有信寄男，係四月寫，備言其苦；近聞衡陽田已賣，應可勉強度日。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，男曾言幫他，曾稟告叔父，未稟祖父大人，是男之罪，非渠之過；其餘細微曲折，時成時否，時朋買，時獨買，叔父信不甚詳明；楚善叔信甚詳，男不敢盡信。總之，渠但免債主追逼，即是好處；第目前無屋可住，不知何處安身？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，則流離四徙，尤可憐憫！以男愚見，可仍使渠住近處，斷不可住衡陽。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。若有餘貲，則佃田耕作。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，備言楚善光景之苦，與男關注之切，問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？渠若允從，則男另有信求堯階，租穀須格外從輕；但路太

遠。至少亦須耕六十畝，方可了吃。堯階壽屏，託心齋帶回。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，簠簋不飴，聲明狼籍，如查有真實劣蹟，或有上案，不妨鈔錄付京，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！但須機密。四弟，六弟考試，不知如何？得不足喜，失不足憂，總以發憤讀書爲主。史宜日日看，不可間斷。九弟閱易知錄，現已看至隋朝。溫經須先窮一經；一經通後，再治他經，切不可兼營並驚，一無所得。厚二總以書熟爲主；每日讀詩一首。

致父母

(八月十七日)

八日初三日，男發家信第十一號；信甚長，不審已收到否？十四日接家信，內有父親，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。得悉丹閣叔入泮，且堂上各大人康健，不勝欣幸。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領路東，屋甚好，共十八間，每月房租京銀二十千文。前在棉花胡同，房甚偏仄；此時房屋爽塏，氣象軒敞。男與九弟言，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。男身體平安；九弟亦如常，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，未服補劑。甲三自病體復元後，日見肥胖，每日歡呼趨走，精神不倦。家婦亦如恆。九弟禮記讀完，現讀周禮，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，男向渠借錢四十千付至家用。渠允於到湘鄉時，送銀二十八兩，交勤七叔處轉交男家，且言萬不致誤。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；若到家中，不必還他。又男寄回冬菜一簍，朱堯階壽屏一付，在心齋處。冬菜託勤七叔交送至家；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。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；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，至今無回信，殊不可解。顏字不宜寫白摺，男擬改臨楮柳。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，承已代覓一具，感戴之至，泥首萬拜。若得再覓一具，即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；敬謝叔父，另有信一函。在京一切自知謹慎。

致叔父 (八月十七日)

本年家信三號，正月一號，至今尚未收到；由彭九峯寄之信，七月初九收到；七夕所發之信，八月十四收到，欣悉家中一切。三月之事，本姪分所當爲，情所不得已，何足挂齒？前年跪託之事，蒙在渣前賣得頂好料一具，姪謹率弟國荃南望拜謝，感忭難名。更求再買一具，卽於今冬明春請木匠辦就。其所需之錢，望寫信來京，姪可覓便付回。一切經營費心，何能圖報？孀母之病全愈，不知是何光景？曾否服藥？向有不時言笑否？若有信來，望詳細示知爲幸。

致父母 (九月十五日)

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：內係得父親信一，叔父信一，丹閣信一。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等在京身體平安。甲三母子如常，惟九弟迫思南歸，不解何故？自九月初間，卽言欲歸。男始聞駭異，再四就詢，終不明言。不知男何處不友？遂爾開罪於弟，使弟不願同居。男勸其明白陳辭，萬不可蘊藏於心，稍生猜疑。如男有不是。弟宜正容責之，婉言導之，使男改過自新。再三勸諭，弟終無一言。如男全無過愆，弟願歸侍定省，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。待回信到時，家中諭令南歸，然後擇伴束裝，尙未爲晚。男因弟歸志已決，百計阻當，勸其多住四十天，而弟仍不願，欲與彭山同歸。彭會試罷屈，擬九月底南旋，現並尙少途費，待渠家寄銀來京。男目下已告匱，九弟若歸，途費甚難措辦。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。河南水災，豫楚一路，飢民甚多，行旅大有戒心。胡詠芝前輩扶櫬南歸，行李家眷，僱一大船，頗挾重資。聞昨已被搶劫，言之可慘！九弟年少無知，只無大幫作伴，又無健僕，又無途

費充裕，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，兼此數者，男所以大不放心，萬萬不令弟歸；即家中聞之，亦萬萬放心不下。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。弟若婉從，則讀書如故；半月內，男又有稟呈。弟若執拗不從，則男當責以大義，必不令其獨行。自從閏三月以來，弟未嘗片語違忤，男亦從未加以詞色，兄弟極爲湛樂。茲忽欲歸，男寢饋難安。展轉思維，不解何故？男萬難辭咎，父親寄諭來京，先責男教書不盡職，待弟不友愛之罪；後責弟少年無知之罪，弟當翻然改悟。男教訓不先，鞠愛不切，不勝戰慄待罪之至！伏望父母親俯賜懲責，俾知訓悔遵守，斷不敢怙過飾非，至兄弟仍稍有嫌隙。男謹稟告家中，望無使外人聞之，疑男兄弟不睦；蓋九弟不過堅執，實無絲毫怨男也！

致父母

(十月十九日)

十月十七日，接奉在縣城所發手諭，知家中老幼安吉，各親戚家並皆如常。七月廿五由黃恕皆處寄信；八月十三日由縣附信寄摺差，皆未收到。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，十八發第十二號，九月十六發第十三號，不知皆收到否？男在京身體平安。近因體氣日強，每天發奮用功，早起溫經，早飯後讀廿三史，下午日閱詩古文。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，皆過筆圈點。若有耽閣，則止看一半。九弟體好如常，但不甚讀書。前八月下旬，迫切思歸，男再四勸慰，詢其無故，九弟終不明言；惟不讀書，不肯在上房共飯。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，男婦獨在上房飯，九月一日皆如此。弟待男恭敬如常，待男婦和易如常，男夫婦相待亦如常；但不解其思歸之故。男告弟云：『凡兄弟有不是處，必須明言，萬不可蓄疑於心。如我有不是，弟當明爭婉諷；我若不聽，弟當寫信稟告堂上，欲令一人獨歸，浪用途費，錯過先陰，道路艱險，爾又年

少無知，祖父母父母聞之，必且食不甘味，寢不安枕，我又安能放心？是萬萬不可也！』等語；又寫書一封，詳言不可歸之故，共二千餘字；又作詩一首示弟；弟微有悔意，而尚不讀書。十月初九，男及弟等恭慶壽辰。十一日男三十初度，弟具酒食，肅衣冠，爲男祝賀。嗣是復在上房四人共飯，相好無猜。昨接手諭，中有示荃男一紙，父親言「境遇難得，光陰不再」等語，弟始愧悔讀書。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，父親教弟數言，而弟遽惶恐改悟，是知非弟之咎，乃男不能友愛，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！伏求更賜手諭，責男之罪，俾男得率教改過，幸甚！男婦身體如常；孫兒日見結實，皮色較前稍黑，尚不解語。男自六月接會館公項，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。此項例聽經管支用，俟交卸時算出，不算利錢。男除用此項外，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；若稍看儉，明年尚可不用錢；比家中用度較奢華。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。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；此輪次挨派者。英夷之事，九月十七大勝，在禮建臺灣生擒夷人一百二十三名，斬首三十二名，大快人心。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；同鄉何宅盡室南歸，餘俱如故；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。敬呈近事，餘容續稟。茲又呈附錄詩一首云：『松柏翳危岩，葛藟相鉤帶。兄弟匪他人，患難亦相賴。行酒烹肥羊，嘉賓填門外。喪亂一以聞，寂寞何人會？維鳥有鷦鷯，維獸有狼狽。兄弟審無猜，外侮將予奈？願爲同岑石，無爲水下瀨。水急不可磯，石堅猶可礪。誰謂百年長？倉皇已老大。我邁而斯征，辛勤共羸穢。來世安可期？今生勿玩愒。』

致祖父母

(十一月十九日與國荃同具名)

十一月初二日，孫發家信第十五號，外小鞋四雙，由寶慶武舉唐君帶至湘鄉縣城羅宅，大約新正可到。十五日戌刻，孫婦產生一女。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故，更初始作勢，二更即達

生，極爲平安。寓中所僱僕婦，因其刁悍，已於先兩日遣去。亦未請穩婆，其斷臍，洗縛諸事，皆孫婦親自經手。曾孫甲三，於初十日傷風，十七日大愈，現已復元，係鄭小珊醫治。孫等在京身體如常。同鄉李碧峯在京，孫憐其窮苦無依，接在宅內居住，新年可代伊找館也！

致父母

（十二月二十一日）

十一月十八男有信寄呈，寫十五日生女事，不知到否？昨十二月十七日，奉到手諭，知家中百凡順遂，不勝欣幸！男等在京身體平安，孫男孫女皆好。現在共用四人；荆七專抱孫男，以春梅事多，不能兼顧也！孫男每日清早，與男同起，即送出外，夜始接歸上房。孫女滿月，有客一席。九弟讀書，近有李碧峯同居，較有樂趣。男精神不甚好，不能勤教，亦不督責。每日兄弟語笑歡娛，蕭然自樂。九弟似有進境，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。男今年過年，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，又借銀五十兩。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，今冬乃絕無此項。聞今年中可盡完舊債。是男在外有負累，而家無負累，此最可喜之事。岱雲則南北負累，時常憂貧；然其人忠信篤敬，見信於人，亦無窘迫之時。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，擬明年春初出京；男有乾鹿肉，託渠帶回。杜蘭溪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，岱雲約男同送家眷；男不肯送，渠欲謀中止。彭山岷出京，男爲代借五十金，昨已如數付來。心齋臨行時，約送銀廿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，不知能踐言否？嗣後家中信來，四弟六弟各寫數行；能寫長信更好。

致父

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與國荃同具名）

去年十二月廿一日發平安信第十七號，內呈家中信六件，寄外人信九件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與九弟身體清吉；家婦亦平安。孫男甲三體好，每日吃粥二頓，不吃零星飲食；去冬已能講

話。孫女體亦好，乳食最多。合寓順適。今年新正，景象陽和，較去年正月甚爲煖烘。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，付鹿脯一方，以爲堂上大人甘旨之需。鹿肉恐難寄遠，故熏臘附回。此間現燻有臘肉猪舌，猪心，臘魚之類，與家中無異。如有便附物來京，望附茶葉，大布而已！茶葉須託朱堯階清明時在求豐買，則其價亦廉，茶葉亦好。家中之布，附至此間，爲用甚大；但家中費用窘迫，無錢辦此耳！同縣李碧峯苦不堪言，男代爲張羅，已覓得館，每月學俸銀三兩。在男處將住二月，所費無幾，而彼則感激難名。館地現尙未定，大約可成。在京一切自知謹慎。

致父母

（正月十八日）

新正月初七日，男發第一號家信，並鹿脯一方，託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岷轉寄，不知到否？去年臘月十九發家信，內共信十餘封，想已到矣！初七日信，係男荃代書。初八日早，男兄弟率合寓下焚香祝壽。下半日，荃弟患病，發熱畏寒，遍身骨節痛，脇氣疼痛。次早，請小珊診，係時疫症。連日服藥，現已大愈。小珊云：『凡南人體素陰虛者，入京多患此症。從前彭棣樓夫婦皆患此症，羅蘇溪勞辛階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。』男庚子年之病，亦是此症。其治法，不外滋陰，祛邪，二者兼顧。九弟此次之病，又兼肝家有鬱，胃家有滯，故病勢來得甚陡。自初八至十三，脇氣疼痛，呻吟之聲震屋瓦。男等日夜惶懼，初九即請吳竹如醫治：連日共請四醫，總以竹如爲主，小珊爲輔。十四日脇痛已止，肝火亦平；十五日亦能食粥，日減日退；現在微有邪熱在胃。小珊云：『再過數日，邪熱祛盡，即可服補劑；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原。』男自己亥年進京，庚子年自身大病，辛丑年孫兒病，今年九弟病，仰託父母福蔭，皆保萬全，何幸如之！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，男不獲在家伏侍，至今尙覺心悸。九弟意欲於病起